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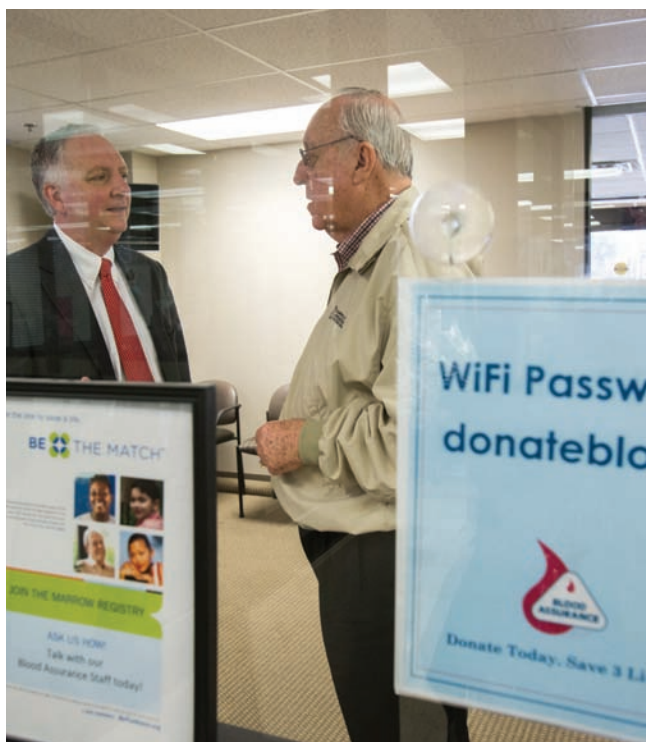
每當澤恩看見他的家鄉有什麼欠缺，
他就設法找出解決方法。
他將以這種全力以赴的態度就任國際扶輪社長

查塔努加鬥士

撰文：凱文·庫克 Kevin Cook 攝影：Alyce Henson







就在澤恩路過之前，里克·楊布萊德 Rick Youngblood 深深吸了一口氣。「你想要拿出和他一樣的幹勁，」他說，「但是他就是讓你追不上。」楊布萊德是血液保障

Blood Assurance 這個組織的總經理及執行長，這是澤恩在 1972 年協助成立的一個地域血庫，設在田納西州查塔努加 Chattanooga。在他訪問楊布萊德之後，澤恩在橘巷 Orange

Grove 他所協助設計的約翰澤恩資源回收中心堆積如一座又一座山的空瓶及空罐之間走動，然後才開車到一處建築工地，開香檳奉獻一座奇蹟聯盟球場給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們打棒

球——最後才迅速開車到機場搭機到芝加哥，下機後乘計程車到國際扶輪世界總部，他這個月在這裡就任國際扶輪社長。

為什麼要匆匆忙忙？「我沒有嗜好，」他說。「公益工作便是我的娛樂。」

不久前 77 歲的澤恩在查塔努加的會議中心度過了一個吶喊聲震耳欲聾的晚上，享受著針對他的笑話。「約翰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人，」他的朋友哈利·費爾德茲 Harry Fields 在講台上宣布。「我無法告訴你有多少人仿效他……在萬聖節。我的意思是，他是高大、黝黑、英挺的縮影。他在黑暗中很帥！」在慶賀捐獻的典禮上沒有人比這位貴賓笑得更開朗大聲，此事被稱為「對澤恩的嘲諷」。這個晚餐為查塔努加社區學院籌募到超過 75,000 美元。結束時，費爾德茲指出澤恩對社區及世界的貢獻：「他奉獻出百分之百的自己——傾其所有——及他能撼動的每一個人！」

澤恩是一個傳奇的募款人，他領導扶輪的 2 億美元挑戰，這個運動是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的獎助金所點燃。最後扶輪社員們超越那個數字，籌募到 2 億 2,870 萬美元來對抗小兒麻痺。他已經擔任過扶輪的副社長及理事，及扶輪基金會的副主委及保管委員。他對於根除小兒麻痺的奮鬥之貢獻使得他在 2013 年被選為 12 名扶輪社員「改變鬥士」——改進全世界各地社區的人——之一，在白宮接受表揚。作為社長，澤恩挑選了三

個簡單又合理的詞作為他的年度主題：扶輪服務人類。

「扶輪韜光養晦太久了，」他說。「我們必須把推廣扶輪運動做得更好。這是當前的挑戰，我不認為有什麼困難。我不相信困難——我相信機會。」

他的父親是石匠，曾以雙手親自蓋自己家的房子，用鏟子和推車挖掘地基，因此恩澤從小就培養出自己的工作倫理。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其他同學拿他的名字開玩笑——「他們稱我為『細菌』」——而且他的父母付不起大學學費。讀過一陣子職業學校之後，他一路半工半讀，在機械工廠工作以及在宿舍自助餐廳端盤子，完成田納西州大學 Knoxville 分校的學業。

「我們即將看到具有服務觀的世代之來臨。我們必須把我們的訊息傳遞給他們，而且我們最好儘快去做。」

畢業之後，他加入美國空軍。他很快升到上尉，擔任載重 50 噸的道格拉斯 C-124 運輸機的駕駛，將部隊及坦克運到越南。「不幸，」他說，「我們飛回美國時卻是載著士兵的屍體。」1965 年，澤恩的 C-124 將雙子星太空艙運到甘迺迪角。有一次出任務時，這架巨型飛機失去二個引擎的動力，緊貼海面飛行，好像碰碰車一樣，搖搖撞撞飛回基地。「著陸時，我們發現有海草掛在機身上，」他說。「可以說，我們差一點就進了海底墳墓。」

退役後，澤恩進入他

前面幾頁：從澤恩的市中心辦公室看綽號美景城的田納西州查塔努加。從左上順時鐘：辦公室牆上有許多裝框的照片顯示出澤恩所參加過的許多運動；澤恩和里克·楊布萊德 Rick Youngblood 合影，後者為澤恩協助創立的血庫「血液保障」的執行長；和建築師范思·特拉維斯 Vance Travis 在該市新的奇蹟聯盟球場，有特別需求的兒童將在此打棒球；血液保障每年供應 100,000 多個單位的血液。

家鄉的一家名為康普貝爾 (Campbell & Associates) 的工程公司。他的老闆喬治·康普貝爾 George Campbell 喜歡這個年輕飛行員全力以赴的工作態度。「在 10 年之內，」恩澤告訴他，「我將擁有這個公司的一部份，或者我將成為你最大的競爭者。」他說的沒錯。他

最後成為該公司的董事長兼執行長，這家公司後來服務了查塔努加機場、它的非常著名的醫院、市中心數棟大樓、及會議中心。他的挑戰之一是一個新的影城，業主給了他一個警告，一開始曾困惑著他：「空調不必做太好。」

澤恩問，「為什麼？」

「因為要讓顧客聞到爆米花花香；我們賺的錢大多來自這類特許攤位。」

現在作為社長，澤恩想要「尋找能把人吸引到扶輪的爆米花花香在哪裡呢？服務。我們即將看到具有服務觀的世代之來臨。我



們必須把我們的訊息傳遞給他們，而且我們最好儘快去做。」

其中一個訊息是，他說，小兒麻痺尚未根除。我們可能「非常接近目標」，但是全世界去年仍有 74 個病例（全在巴基斯坦及阿富汗）。他自己的父親也在成人時被這種疾病侵襲。「當時我們出去釣魚，我

的兄弟突然說，『爸爸走不動了』，澤恩回憶道。「我們把他抬回車子去。醫生們說，他以後沒辦法站起來，但是他有做練習。他在腿上綁了一個砝碼，嘗試去舉它。他終於慢慢地練習到能舉起那個砝碼，並擺動它。之後他能靠著義肢走路，他確實能走路了。澤恩

認為他多少有點遺傳到父親的堅毅不拔。「我也不會輕易放棄，」他說。

他當然沒放棄支持根除小兒麻痺——而且他藉由敦促每個扶輪社在他任期這一年，也是扶輪基金會百週年，至少捐獻 2,650 美元來對抗小兒麻痺，來呼籲扶輪社員們共襄盛舉。



這個數字是為了紀念第一筆給基金會的捐獻——由密蘇里州堪薩斯城扶輪社在 1917 年捐獻的 26.50 美元。2017 年國際扶輪年會也為阿奇·柯藍夫規劃了一個慶生會，門票為 26.50 美元。如果這些都有點像噱頭，那很好。「如果我們能引起人們注意，」澤恩說，「他們將看到扶輪正在全世界做好事。」

在為他的社長任期做準備時，他和朋友和盟友保持聯絡——通常是從他的世界的神經中樞，田納西河畔舒適的家中一張褐紅色的 La-Z-Boy 皮躺椅。那個房子是他自己設計的。他在後院的楊樹上掛了一些玉米穗來餵常在門廊跑來跑去的松鼠。他的辦公桌上有一張澤恩穿著貓王衣服的照片，當時他正在地區年會上表演，及他的太太從當地好必來藝品店帶回來的一面紀念牌。紀念牌上寫著，「正直就是四下無

人時仍能循規蹈矩。」「它讓我想起約翰，」茱蒂·澤恩說。

自從去年秋天與她結婚 57 年的丈夫成為社長當選人之後，「扶輪佔據了我們的生活，」她說。「在好的方面。」

他的社長職位標誌著這輩子奉獻於服務的高峰。澤恩在 1976 年加入查塔努加扶輪社，之前活躍於青商會。他是一個天生的領導人，能言善道，因此他在扶輪及其他組織創下了募款記錄。血液保障計畫從一次抽血成長到一個區域供血網絡，一年提供 10 萬多個單位的血液給東南部 70 幾個醫療院所。澤恩的朋友以及血液保障的共同創辦人丹·詹森 Dan Johnson 回憶說，一開始是 United Way 派了三個醫師到查塔努加青商會，尋求協助解決血液短缺問題。約翰當時是青商會會長，我是財務長，因此我可以看到他的實際行動，」詹森說。「一旦開始去做，他

從不回頭看。我們從一無所有成長到目前有 2,900 萬美元預算。」在澤恩、詹森、及其他人的協助之下，血液保障終於讓外界知道它的訊息：捐血 1 品脫只花 30 分鐘，不痛，而且能拯救三條生命。

「我們的成功大多要歸功於澤恩，」楊布萊德說。「對我而言，他是領導三要素的表率：他無時無刻都是一個紳士，他對所有人都有同情心，而且他能拿出具體行動。如果某件事約翰無法辦到，很可能這件事真的無法辦。」

據費爾德茲所言，澤恩之所以成為一個善於募款的人是

對頁：澤恩在他設計的資源回收中心，這是由一個牛奶場改裝的。上：和橘巷中心執行理事基爾·豪斯 Kyle Hauth 合影，後者的客戶在這個設施工作。當工人們將可回收品分類，堆成一座又一座瓶子和罐子的小山時，澤恩有時候去視察資源回收中心。

因為他善於多方思考。「我們回顧 90 年代，當他擔任地區總監時。人們把他視為查塔努加先生。我們買一桶 Jack Daniel 的威士忌來向比爾·薩金特 Bill Sergeant（著名的田納西州扶輪社員）致敬。一桶可裝 266 瓶，因此凡是捐 1,000 美元者，我們都給一瓶，合計籌募 250,000 美元。」二個人過去

「我的問題不是『你們出席了幾次會？』而是『你們如何改變社區？』」

經常為了慈善而照顧酒吧，分別穿著標著「酒吧」及「服務生」字樣的圍裙。「我的朋友約翰是我最崇拜的英雄，」費爾德茲說。

在澤恩於 1989 年從一個破舊的奶品場改裝的資源回收廠裏，一些有發展殘障的成人將好幾噸的回收物分門別類，瓶子和罐子堆了好幾堆。「這裡發生的每一點一滴都有他的參與，從建築物施工規劃到協助我們和市政府談判契約，」該中心成人服務部主任特拉·羅伯茲 Tera Roberts 說。要不是有這個資源回收中心，許多員工就會找不到工作，而且他們能

下頁左上順時鐘：澤恩及他的太太 Judy 在田納西州 Soddy-Daisy 自己所設計的河邊宅邸。Judy 和他們的結婚照及澤恩的田納西州大學畢業照；澤恩的行李——眾人皆知澤恩隨時都有一個行李箱打包好——他們準備前往機場；和 Judy 在書齋中，澤恩坐在他稱之為總部的躺椅上，在筆電上和廣大的扶輪世界保持聯繫。

留下任何他們感興趣的東西。有一個工作人員發現一張皺巴巴的百元大鈔。

為了幫該市新的，設備全國數一數二的奇蹟聯盟球場找財源，澤恩爭取到一些共同贊助者，包括 Berkshire Hathaway、BlueCross BlueShield、及他自己的查塔努加扶輪社。「每個小孩子都應

該能打球，」他說。「它不只是為了孩子，也是為了家庭。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棒的：孩子打球時聽見爸媽的加油聲？」他所參與的另一個運動，查塔努加州立大學的「家中第一個」計畫，提供獎學金給除此之外無法讀大學的學生。校長佛蘿拉·泰丁斯 Flora Tydings 稱澤恩是「許多像他一樣是家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學生的好表率。」

今天，為了履行新職位的任務，他的行程表每天都在變——有時甚至每小時都在變。在待辦事項方面，他說希望看見扶輪更像企業那樣運作。「我們一直在瘦身，我想要加快腳步。在 1 月，例如，我們將在芝加哥舉行理事會會議，而不是到聖地牙哥去。這表示我們不必將二三十個辦事員空運到聖地牙哥，而且還要提供他們食宿。這才是務實的做法。他要縮短理事會會議、縮減某些國際扶輪委員會、並節省委員會會議經費，來使扶

輪更有成本效益。

在駕 C-124 最後一次著陸之後半個世紀，澤恩把自己看成是扶輪的領航員，為扶輪光明的未來擘劃出一條航線。「這將是一種團隊工作，」他說。他僅次於小兒麻痺的主要目標是扶輪停滯的社員人數。關於那個問題，他說，「錯在我們目前的扶輪社員。」他要社員們「加強對外宣傳。我真的認為我們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於我們沒有要求足夠的人加入。為什麼？因為我們怕被拒絕。我們必須克服那一點——去引進一些我們將引以為榮的新社員。」

為了吸引年輕的社員，他支持允許同時擁有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及扶輪社社員的資格的新動議（已在 4 月的立法會議通過）。「我完全贊同，」他說。

不僅如此。澤恩在許多扶輪事務支持彈性。「我們的扶輪社一直以吃飯為中心來籌組。我們的會費涵蓋午餐及晚餐，這套制度過去很滿足我們的需求。但是社會已經變了，」他說。國際扶輪正在趕上潮流，允許扶輪社在何時及如何舉行例會有更大的空間。

「我們如何容納一個必須養家的商業人士？好，首先，我們可以不必要太注意出席問題，」他補充說。「我的問題不是『你們出席了幾次會？』而是『你們如何改變社區？』」

凱文·庫克 Kevin Cook 最新出版的一本書是「老爸的報告：爸爸、兒子、及棒球家庭」。

